

## 《圣经·创世记》：权威话语的建构

林佩璇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摘要:** 话语是组织过的语言信息。话语的组织涉及“谁在言说, 向谁言说, 如何言说”三方面问题。话语不仅传达信息, 同时传达特定情绪感染读者。《圣经》借助权威话语建立信徒对基督教的依赖和信任, 巩固基督教的社会地位。其权威话语体现在言说主体的权威形象塑造, 言说主体与接受者的悬殊地位的设置以及具备教化功能的言语方式。本文以《创世记》为例, 探寻《圣经》权威话语建构的痕迹。

**关键词:** 《圣经》; 《创世记》; 权威; 话语; 言说

**中图分类号:** I106.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09)03-0092-06

### 作为 西方文化

经典,《圣经》文本话语具有明确的宗教指向性。大多数读者认同《圣经》话语是权威话语, 主要是因为《圣经》权威话语带有独特的、神圣的庄严美。

笔者2005年于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做的一份有关“《圣经》语言研究”的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颇能证实《圣经》话语是权威话语的论断。在一个考察有关“阅读《圣经》的感受”的题目中, 75%的参与者承认他们阅读《圣经》时感到严肃而敬畏<sup>①</sup>。也就是说,《圣经》话语成功地将文本庄严、肃穆的情绪传递给读者。

《圣经》话语通过什么渠道达成权威话语? 本文拟从广义修辞角度, 从言说主体、言语接受者与言说主体的关系、言说方式等三个方面探究《圣经·创世记》的权威话语建构。

### 一、权威话语的主体: 谁在言说

#### (一) 让神来言说

《圣经》佚名作者在《圣经·创世记》的开篇设定了宏大的叙事声音, 这个声音来自人类广泛认同的伟大形象——神。以“神言”代替“人

言”开篇, 给文本设定了庄严的修辞语境。随之而来的神之言以及以神为主角的故事, 自然而然带上神秘庄严的色彩。从神的口中说出的话语也成了不可辩驳的真理。《创世记》的权威语体得到基本确定。

#### (二) 神: 世人眼中的宏大形象

神的历史先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不同民族有各自的民族神话、不同的图腾塑造了不同的神的形象。各国文学史也大抵都始于神话故事。虽然不同民族的神在形象、气质上有差异, 如, 中国伏羲和女娲都是人头兽身, 而希腊神话中有些神则与人同形, 但人类对神的功能有着共同的认知:

近代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之一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为上帝(神)下了这样的定义, “人们都认为世界有一个原始推动者存在, 也就是说, 有一个万物的初始和永恒的原因存在, 这就是人们所谓的上帝这一名称的意义。”<sup>[1]180</sup>

神具备超凡的能力和创造力, 能行世人所不能行, 因此他的存在凌驾于一切之上。神“至高无上”的特性, 树立了神的权威, 将人和神截然

收稿日期: 2009-02-18

基金项目: 本文系福建省社科项目“庄严叙事:《圣经》话语研究”(编号: 2008B2015)与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从《创世记》看《圣经》权威话语建构”(编号: JB07-05)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林佩璇(1972—), 女, 福建惠安人,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What emotional response do you get from reading the Bible? ( )

A. happiness B. sadness C. awe D. seriousness E. fear F. another emotion:

题目中文大意是: 您在阅读圣经时有什么感受?

A. 高兴 B. 伤心 C. 敬畏 D. 严肃 F. 恐惧 H. 其它感受

以上几个答案中百分之七十五的学生选择C和D。

分成两个不同等级的群体。人不仅隶属于神，也自愿服从神的旨行事。因为人们认定，具备超凡能力的神可以帮助他们排除困难，度过难关。神无形中成为人类精神的皈依。

同时，神对于世人来说又是虚幻的。神不以实体出现于人类现实生活，任何世人都无法具体描摹神的面貌。因为有史以来神就是虚幻的。也正是因为神的虚幻性，使神的形象在人类现实社会变得崇高、遥不可及、无法捉摸。

《圣经》中的神也是虚幻的，《圣经》很少对文本话语的言说主体——神进行正面肖像描述，只呈现神所说的话以及神做的事。而叙事作品通常会对言说主体进行一番详细的肖像描写，以便读者能够更具象化地认识言说者。《圣经》对神的间接描述手法使神的形象在文本中成为虚幻形象。

神在人类意识中树立了牢固的权威形象，人类对神的无所不能、永恒存在的认知促使人类对神顶礼膜拜。神以非暴力的形式主宰了人类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学家看来，神在公众意识中实现了自身的“权威”<sup>①</sup>。

### （三）《圣经·创世记》：不断演化、变化、发展中的神

从希伯来民族几千年以来对神的崇拜史看，《圣经》中的神既是历经考验、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神，又是不断演化的神。

居住在迦南地的希伯来人一千多年来一直经受着外族的侵犯和战争的煎熬，人民内心希望有救世主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异族的压迫。直到公元前6世纪前后，希伯来人被掳到巴比伦，亡国奴的屈辱处境加剧了部族对寻求“救世主”的渴望，部族中逐渐形成成熟的一神观念<sup>[2]</sup>，《圣经》中的神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他具备独特的部族乃至民族保护神的形象。由于以色列民族频频与外界发生武力冲突，《圣经》中的神同时又是以色列民族的战神。

神在《圣经》中不断强调“善”、“好”的道德准则。神始终弃恶扬善，不惜用四十天的洪水铲除世上所有罪恶的人；在弃恶扬善的过程中，通过赐福、立约等形式约束人类的恶行，劝服人

类从善，为社会带来安定：雅各、挪亚皆是神赐福的对象，正是“约”的约束给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和坚定的信念；要诚实待人，要信从神，要为他人做善事。因此在世人眼中神慢慢转变为道德神。

用梁工先生的话来概括：《圣经》中的神“经历了从部族神、民族神、战神、国家神、道德神向世界神的演变”<sup>[3]</sup>。神不仅具有坚强的思想根基，他还完成了一系列发展，并在不断发展中稳固自身在西方精神世界的牢固地位。与其他宗教所信奉的神相比，《圣经》中的神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 （四）《创世记》中神之特性与其言说特征

文学文本的人物形象塑造始终离不开文本话语。

基督教神从漫长的历史中演化而来，具备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他是一个虚幻的个体。在虚幻性和演变性合力的作用下，神完成了自身“修辞幻象”的塑造<sup>②</sup>。《圣经·创世记》由50小节构成，其间出现40多个主要人物。全文共1532个句子，以神为主语的句子有168个，以“耶和华”为主语的有85个句子。由于神与耶和华在《圣经》文本中指同一个体，只是尊称与俗称之间的差异。因此，以神为主语的句子共计253个，占全文句子的16%。显然，神在文本中处于言说主体位置。

话语可以描述现实的事物，也可以描述虚无的事物，“当人们只能通过语言来认识一个对象的时候，对象的现实状况往往是被遮蔽的，真实的对象可能在语言中提升，压抑或者变形。”<sup>[1]181</sup>《创世记》建构神的形象，其潜在目的在于树立宗教权威，修辞效果倾向于提升其形象，这种提升使神在世人面前更显高大、庄严。

《圣经》通过话语神化了这个修辞幻象，同时带动了其在文本中的话语力量，神的崇高形象直接移植到话语中，产生权威话语。凭借这种崇高的形象，神在《创世记》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权威言说。

<sup>①</sup> 社会学专家将“权威”定义为“能够使人信从的力量”，不包括以纯暴力的形式达到的控制力量。它依赖于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自愿服从，二是信仰体系。详见王康著《福建学词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38页。

<sup>②</sup> 谭学纯对修辞幻象做了这样的定义：1. 修辞幻象不指向真实的世界，而指向语言重构的世界。2. 修辞幻象通过语言在人们的心理层面重建一种“象征性”现实。（《广义修辞学》，182）

## 二、权威话语的受众：神向谁言说

《创世记》是《圣经》的开篇，作者表达策略的另一成功之处是在文本设定一对特殊的人物角色关系，神与人的关系。

从历史上人类对人和神的地位设定上看，人与神存在着特殊关系。一方面，神与人关系极密切，黑格尔曾说：“上帝是人之特选出来的最主观的，最固有的本质。”<sup>[4]64</sup>但人与神之间多处于对立状态，地位悬殊。

费尔巴哈认为神与人从辩证的观点上看是两个极端，“宗教是人跟自己的分裂，上帝是无限的存在者，而人是有限的存在者；上帝是完善的，而人非完善的；上帝是永恒的，人是暂时的，上帝是全能的，人是无能的……。”<sup>[5]67</sup>

这种特殊的关系使人在神面前始终处于匍匐听从的状态，人绝对不可以与神相提并论。

将这对特殊的关系植入《创世记》文本，神作为言说者，言说对象直接指向人。即神与人在文本中构成了言说与倾听的话语关系。文本语境立即向严肃的方向发展。因为“在神的面前，被创造的事物是被看作飘忽来去的，无能力的，……正是这种关系被艺术用作内容和形式的基础，才使艺术类型具有真正的崇高性格。”<sup>[4]90,91</sup>

《创世记》中体现了人与神之间V与被V的关系（如：控制与被控制，救赎与被救赎等关系）。见下表：

故事	言说主体	言说客体	主客体的关系
伊甸园	神	人	创造与被创造
始祖犯罪	神	亚当、夏娃	驱逐与被驱逐
该隐杀弟	神	该隐	处罚与被处罚
挪亚方舟	神	除挪亚以外的世人	毁灭与被毁灭
建巴别塔	神	挪亚的子孙们	混淆与被混淆
灭所多玛	神	罗得及家人	拯救与被拯救

上表故事中，神始终以主宰者的身份立言，

不同故事中的不同客体不约而同地成为依附，顺从于神的客体。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一个行动元是共同具有一定特征的一类行为者<sup>[6]28</sup>。人和神可以视为《创世记》两个主要行动元，但两者在故事中扮演的角色和推进故事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不一样。人与神在《创世记》文本中功能截然不同，但又是关系密切的一对行动元。两个行动元体现了施动与接受、主动与被动、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概括而言，是V与被V的关系。米克·巴尔认为这种关系确定着情境<sup>[6]33</sup>。从语境上看，主客体间严肃的、分明的等级关系使文本具有崇高的性格，也为文本创设了庄严的语境。从话语修辞角度上看，无论世事如何变化，神始终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人则只有听从的权利。这种特殊的话语交际关系，决定了严肃的交际语境。神的单一话语强权在文本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也进一步加强神的话语权威性。

## 三、权威话语的传递：《创世记》言说方式解析

作者对言说主体以及叙事声音的有效设计对文本话语效果的传达固然重要，话语的组织更离不开文本的基本物理构成，即词、句式、篇章结构及其修辞设计。

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从面世以来就承担着教化功能。从结构主义角度上看，文本中各修辞元素的功能与文本整体功能应始终保持一致。可以将《创世记》话语言说方式中的功能单位分为以下三种：

1. 以道德词语为修辞元素<sup>①</sup>的功能单位
2. 以陈述句为基本语式的功能单位
3. 以U型结构为基本叙事结构的功能单位

这些功能单位大小不一，不以单个功能单位的形式出现于文本，而是成批的、有规律地分布出现，在文本中形成修辞聚合体，传递同一情绪给读者。在《创世记》中这些功能单位传递的是特有的权威、庄严之感。就功能单位在文本中承担的作用上看，有结构性与非结构性之分。以上提及的功能单位对文本整体风格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属于结构性功能单位。

### （一）以道德词语为修辞元素的功能单位

以《创世记》神话束中的创世神话为例（见下面引文，“1：4”代表创世记1第4句。）

① 借用谭学纯在《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使用的概念。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1: 4)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1: 10)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1: 12)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1: 18)

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1: 25)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1: 31)

整个故事由31个句子构成，“神看着是好的”的6次重复突出道德词语“好”。“好”可以表示认同、赞扬，字面义为“美好，良好”，也可以延伸为“善良、善行”等义。

在创世神话中“好”的语义是模糊的。在普通人看来，无法理解为何“光”、“旱地”、“昼夜”等文中所指的自然界的一切是“好”的。这里的“好”没有具体的价值取向和具体所指，但神的价值取向是确定的，他只创造自己认为是“好”的事物。但随着“好”的同义词“义”以及“好”反义词“恶”与“不好”在文本中的陆续出现，“好”的具体所指从模糊走向明朗。

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2: 12)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2: 18)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4: 7)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50: 20)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6: 5)

所多玛人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恶极。(13: 13)

挪亚是个义人。(6: 9)

以后你来查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

(30: 33)

犹大承认说：“她比我更有义，因为我并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她同寝了。(38: 26)

可见，创世神话中的“好”只是对神创造的事物的模糊判断，“你若行得好”中的“好”将“好”延伸到对人物的道德行为上，而且“好”对应于神的“悦纳”，“不好”对应于“罪”，“好”作为道德词语得到确认，也体现了神与作者明确的道德立场。

“善”、“好”、“恶”和“罪”同属于价值词范畴，价值词被置于文本语境中，给人们一个“普遍的感受”，即“庄严”<sup>[7]133</sup>。加上“好”与“恶”作为二元对立系统的两个极端，彰显文本的道德取向和教谕意图。

无论是“好”、“义”还是“恶”，作为话语符号频繁出现于同一文本中，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作者有意的修辞设计。“义”、“好”、“恶”、“罪”在文本内部的呼应在文本平面上建立了庄严的场效应。将文本主题拉入道德语境，凝定为永恒的道德主题基调。一方面体现作者对道德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利用这些词语在文本中的规律性分布营造一种庄严语境，让读者在接受话语信息的同时，感受到道德话语的权威力量，进而在思想上受到教化。《圣经》故事也在这种信息和情绪传输过程中完成其宣教故事的教化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词跨越了语义走向普遍的道德伦理关怀，实现了《创世记》权威话语的教谕功能。

道德词语的高频出现呼应了《创世记》作为《圣经》首篇的宗教功能和宗旨。同时也规约了文本庄严语境。道德词语作为类型化的修辞元素之一是支持《创世记》庄严叙事和权威话语的优化修辞设计。

(二) 以陈述句为基本语式的功能单位

米兰·昆德拉在谈到人们对小说的道德评判态度时说：“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区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宗教与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种欲望上。只有在把小说相对性、暧昧性的语言转化为它们独断的、教条的言论之后，它们才能接受小说，与之和解。”<sup>[8]8</sup>这段话无异于告诉我们一个普遍的语言现象：宗教、意识形态话语一般以独断、教条的话语形式出现。

体现在《圣经·创世记》中则是陈述句的高频出现。

《圣经·创世记》全文47个句子出现以下句式分布比例：

一般陈述句+“要有……就有……”句	存现句(陈述句的一种)	“命令”式直接引语祈使句
10+6	21	10

上表显示,陈述句在《创世记》中占78%左右。

从语法学角度上分析,不同句式呈现不同的表意功能。陈述句侧重摆事实,“是”字句在语用上起判断和肯定的作用。“有”与“着”句除了同样具有肯定的作用外,“有”表示现存状态,“着”则表示状态的持续存在。<sup>[9]</sup>

《创世记》中出现的陈述句都是肯定式陈述句,占更大比例的是含有“着”、“有”、“是”的存现句,有21个,几乎占整节句数的50%。这些句式在普通语境中似乎显得平淡无奇。而从《创世记》文本修辞的角度上看,言说者是神,这些句式以肯定、无可置疑的方式告诉文本内外的接受者不可逆转的事实,则完成了类似早期故事中“专断式”讲述<sup>[10]16</sup>。这种专断式讲述一方面是传播宗教教义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传达神言无可怀疑、永恒存在的权威语气。

在创世神话中占一定比例的另一陈述句句式是“神说:‘要有……’,就有了……”的陈述句。“要有光”从语句层面上看只是一个请求,一种对未发生事实的意愿表述,是神对未来事件的预设。从另一角度看,请求和建议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禁令,正如普罗普所言,“禁令的变相形式是命令或建议”<sup>[11]25</sup>。上帝在说“要有光”的同时,等于强调“不要黑暗”。当请求被提升为禁令来看待时,它的严肃性和庄严性得以加强,修辞效果随之转化。

透过句子表层结构,“要有……,就有……”前后两部分分别代表预言与事实、虚幻与真实。“要有光”是神的意愿,“就有了光”是“要有光”的感召下产生的现实结果。神的言说可以在瞬间使预言向事实转换。在一句话的过渡中完成虚幻和理想向现实的转化,足以体现了神超常的、伟大的力量,以及神言的权威。

此外,文本中上述句式的紧密分布造成了急促的叙述节奏,进一步加强了文本庄严、权威的效果,从话语层面上看促进了权威话语的生成。

(三)以U型结构为基本叙事结构的功能单位

《圣经》给读者的印象是由一系列小故事组成的一个大文本,因而,叙事结构和叙事模式成为《圣经》话语的另一重要功能单位,我们之所以可以称它为一个功能单位,是因为从众多故事中我们可以提取一个共有的模式,也就是弗莱所言的“U的模式”：“背叛之后是落入灾难与奴役,随之悔悟,然后通过解救又上升到差不多相当于上一次开始下降时的高度。”<sup>[12]221</sup>

梁工则把这种叙事模式归纳为“乐园——犯罪——惩罚——忏悔——得救”的模式<sup>[13]</sup>,从犯罪之时起到得救,人类经历了流浪和寻找的漫长痛苦的过程,正是由于过程的痛苦,当拯救来临时,人们会异常欣喜,这种在痛苦的磨练之后的欣喜带有“崇高感”<sup>[14]474</sup>。这个过程的转折点在于“上帝的拯救”,是上帝决定了U型模式中故事情节从低潮向高潮的回归,最终取得完美结局,因此“神之拯救”成为U型叙事结构中最活跃的功能项,该隐杀死其兄弟亚伯之后,原本应该被诛杀,由于“神”的拯救,上帝在其额头上留下了特殊的记号,该隐最终不致于被追杀;人类社会虽然充斥着罪恶,在受到洪水惩罚之后,正因为神有拯救世人之心,挪亚一家才能借助方舟躲过次次劫难,重新建立家园,人类不至于绝迹。在此过程中神的权威形象得到加深和巩固。U型结构程式化地从故事谷底向喜剧结局转化,体现了“神”的权威和权力对叙事结构的决定性作用。

这是传统叙事结构的模板,《创世记》的这一结构,成为之后众多文学作品的原型。西方著名小说中许多故事结构从圣经的U型结构繁衍而来,体现了U型结构的巨大影响力。

U型结构的另一现实意义是它代表了人生的缩影,民族命运的缩影以及人类社会进程发展的缩影。U型修辞结构与善恶修辞主题相呼应,体现了“神”对人类命运绝对主宰的力量。

以上三类功能单位的作用有一个共同指向:即建构《创世记》的权威话语。

综观《圣经·创世记》文本话语的巧妙组织,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权威话语的建构,不在大呼小叫,不在威风凛凛的外表,而在于作家的潜在修辞设计,以及设计过程中从文本信息到读者话语情绪的成功传递。

## [参 考 文 献]

- [1] 霍布斯. 利维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2] 王美秀, 等. 基督教史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0.
- [3] 梁工. 希伯来文学中上帝形象的演变 [J]. 南开学报, 1989 (5).
- [4] 黑格尔. 美学: 第二卷, 第三卷, 上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64, 90, 91.
- [5] 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67.
- [6] 米克·巴尔. 叙述学: 叙事理论导论 [M]. 谭君强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28, 33.
- [7] 黑尔. 道德语言 [M]. 万俊人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8]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 [M]. 董强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9] 范晓. 汉语的句子类型 [M]. 北京: 书海出版社, 1998.
- [10] 布斯. 小说修辞学 [M]. 付礼军译. 桂林: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3.
- [11]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 故事形态学 [M]. 贾放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5.
- [12] 诺斯罗普·弗莱. 伟大的代码 [M]. 郝振益,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21.
- [13] 梁工. 莎士比亚与《圣经》: 下 [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2006.
- [14] 博克. 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 [A]. 美学小辞典 [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 [15] 罗兰·巴特.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 [A]. 美学文艺学方法论: 下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5.
- [16] 谭学纯. 唐跃. 接受修辞学 [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 [17] 谭学纯, 朱玲. 广义修辞学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 [18] 万丹, 石少虎. 基督教与科学亲疏之辨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4).
- [19] 刘意青. 《圣经》的文学阐释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0] 詹姆斯·费伦. 作为修辞的叙事 [M]. 陈永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1] 谭学纯. 身份符号: 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 [J]. 文艺研究, 2008 (5).

(责任编辑: 陈 芳)

## Bible-Genesis: the Establishment of Authoritative Discourse

LIN Pei-xu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As organized linguistic information, the organization of discourse always correlates with three issues as follows, who is speaking, who is the speaker speaks to and how the speech was distributed. Discourse conveys information as well as specific emotion to infect the readers. With its authoritative tone, discourse in Bible establish its strong belief in Christians to Christianity, therefore consolidate its social status in Christian society. The authority of the discourse in Bible reflects in building the image of an authoritative speaker (God), presetting great disparity of social status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receptors and designing different rhetorical forms that have education function. In this paper, I take Genesis as an example to probe into the trail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uthority of discourse in Bible.

**Key words:** authority, discourse, speaking, Bible, Genesis